

# 爆竹声中一岁除

□谢雅临

慎终追远，敬天法祖的中国人喜欢给各行各业都树立一个祖师牌位，如木匠尊鲁班，厨子拜伊尹，梨园敬明皇（李隆基）。那么，作为传统年节必不可少的烟花爆竹到底敬拜的是哪位先人呢？原来，花炮师傅们敬的是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）生于袁州府上栗麻石（今江西萍乡上栗）的武师李耿。

与鲁班、伊尹和唐明皇等声名显赫的帝王将相不同，李耿绝对算是一位寂寂无名的草根人物。不过，李耿成为爆竹祖师靠的是实打实的专门手艺，不似那几位宗师凭的是业余爱好。李耿天资聪慧，从小随父习得一身武艺，曾受聘为武术教师。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可能会沿着武师的道路从一而终。

唐初的江西尚属烟瘴之地，很多人深受其害却无法破解。艺高人胆大的李耿不信这个邪。他听人说爆竹可以壮气驱邪，就决定亲自尝试。为了达到驱瘴奇效，他将硫磺置于竹中。硫磺是制作火药的必备原料，点火燃烧，会散发出独特的气味，与鞭炮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，进而产生奇效，不仅让飘浮于山林间的瘴气没了踪影，还令那些染病者得以痊愈。大受鼓舞的李耿再接再厉，又用纸张代替竹节包裹硫磺和易燃物，一俟点燃，响声如雷，眩光四射。

据说，因爆竹驱瘴出名的李耿，曾用加料爆竹为唐太宗驱退冒犯龙威的邪祟，进而受封为爆竹祖师。此说以讹传讹，真假难辨，不足为训。唯一可信的是，李耿在没有资金与技术支持的窘境中，依靠个人

力量制作爆竹，可谓历尽艰辛，不仅手足多次受伤，家宅也毁于硝火。因他研究爆竹太过痴迷，老大不小了仍未脱单，这在当时是会引人非议的。直到中年时，李耿才与一位贫女结婚。此后，他便一如既往地从事爆竹制作与硝磺提炼，最终积劳成疾因病辞世。

从李耿的故事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爆竹的最初功效是为了驱除邪祟。正如南北朝时梁宗懔所撰的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言：“正月初一……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、燃草，以辟山臊鬼。”古人相信万物有灵，对于他们不能解释的烟瘴之气，便以山臊恶鬼视之。甚至还将山臊想象为身长尺余却仅有一足的怪物。

对于爆竹的起源，除了驱祟的说法外，还有人认为是源于庭燎，即点燃在庭院中的巨大火炬。当年，好不容易赶到周都镐京朝觐的楚国君主，就曾因为爵位低，加上是火正祝融之后，被周天子分派看守庭燎，自觉受到严重轻视，从而发愤自强。

不管爆竹起源于驱祟还是庭燎，这都已然不重要，关键是爆竹带来的喜悦几乎贯穿在中国人的所有节庆之中。那种爆竹炸响的动听音符，始终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之中，给节日里的人们带去了无尽的快乐，这才让过年燃放爆竹的习俗被传承下来。顺便提一句，“年”本身就是一只传说中上古怪兽，每到除夕就会主动现身伤人害命。为了对付年兽，人们燃起爆竹，将其赶走。这与爆竹驱逐瘴祟的说法异曲同工。

为了让爆竹燃出新花样，唐人发明了“爆竿”，即将一根长竹竿从

头点燃，逐节引爆，使之连续发声。对此，诗人来鹄曾有言“新历才将半纸开，小庭犹聚爆竿灰”。不仅如此，唐人还拓展了爆竹的驱祟功效。《岁时广记》曾引用李耿《该闻集》曰：“邻人有仲夏，家为山魈所祟，掷瓦石，开户扉，不自安。更求祷之……耿谓曰：公且夜于庭落中，若除夕爆竹数十竿。夔然其言，爆竹，至晓寂寂安帖，遂止。”仲夏亲承花炮祖师之教，果然见效。至此，人们将最初只在过年时燃放驱赶年兽的爆竹，蔓延至平日里的驱邪避祟了。

然而直至唐朝，爆竹仍只靠燃爆天然竹子发出声响，顶多就是使用火药作为爆炸原料，还没有在爆竹中加些硫磺之类的助燃物罢了。这与火药的问世时间不无关系。火药作为中国古人对世界最大的智力贡献之一，现在普遍认为应是出现在唐宋、五代之际，到了北宋时技术得到长足进步。“火药”一词，赫然出现在北宋仁宗庆历四年（1044）成书的《武经总要》中。因为火药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极高，故最早的火药只能应用于军事领域，民用火药的发展相对滞后。所以北宋时期提到的爆竹仍是原汁原味的天然竹子，如庄绰在《鸡肋篇》中所记“澧州除夕家家爆竹……其送节物必以大竹两竿随之”，便是明证。

如果说北宋时期绝对没有人将火药用于制作爆竹，那也未免过于武断。当时，已有先知先觉者开始尝试发挥火药爆竹的威力了。为了与传统爆竹有所区别，“爆竹”一词与应事而生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又一声爆竹，乐部动《拜新月慢》

……又爆竹一声，有烟火涌出……又爆竹响卷退。”上文中的爆竹，怎么看都是后世的发令信号枪。文中虽没有明说爆竹是由火药制成，但如果燃烧爆竹的话，时效性真的很难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。对此，清代石，开户扉，不自安。更求祷之……耿谓曰：公且夜于庭落中，若除夕爆竹数十竿。夔然其言，爆竹，至晓寂寂安帖，遂止。”仲夏亲承花炮祖师之教，果然见效。至此，人们将最初只在过年时燃放驱赶年兽的爆竹，蔓延至平日里的驱邪避祟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爆竹这个词由此现世。至于为什么叫“爆竹”，明人胡震亨认为：“天子殿下兵卫曰仗……宋徽宗朝会宴游，设百戏，其下场登场交换际必发爆竹，作烈声猛焰，令仗中雾拥，观者不知所变之戏何从来，故名曰爆竹。”原来，爆竹是利用火药爆燃产生的烟雾和巨响玩的障眼法，其目的是为了不让百姓变得神乎其神。显然，这种爆竹是火药军转民的实际应用，绝非口技。

再联系到爆竹一词出自北宋末年的徽宗朝可知，火药军转民应是北宋的高冷黑科技。这与引火线（俗称药捻）的发展缓慢有关。北宋时由于缺乏引火线，诸如霹雳火球之类的火药武器，在临战时只能以烧红的铁锥烙破包装火药的外壳进而引爆火药激发，这被操作相当有难度，也很危险，绝非普通百姓可以轻易掌握的专业技能。即便到了北宋末年的东京保卫战中，仍未见使用引火线的火器，所以爆竹尽管在北宋末年已然出现，却无法在民间得到普及。

两宋之交，战事频仍，催生火器进步神速，装备引火线的火器从此登上了战争舞台。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在宋金采石之战中，处于弱势的宋军率先点燃了科技树，使用

一种配有药线的霹雳炮重创敌军。这种霹雳炮是后世火箭弹的雏形，对纸质包装的花炮的出现也产生过重要影响。卒于绍兴年间的王铎就曾留下过“小儿放纸炮”的诗句，可惜语焉不详，人们无从了解该纸炮的细节，只能推测出两宋之交，爆竹开始向爆竹快速演变，后世见怪不怪的年节标志终于出现了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爆竹和爆竹仗仍是两种高下立判的物什。在记述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繁华的史书《武林旧事》中，言及皇室贵胄的宴乐玩赏时说“爆竹、起轮、走线之戏”；在言及市井百姓的除夕庆祝中则说“爆竹、鼓吹之声”，很显然，爆竹仗是供皇室贵胄们品鉴的，彼时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今人常说“烟花爆竹”，有意将烟花置于爆竹之前，可是历史上烟花爆竹间的座次却是后来居上的。与爆竹本是为驱祟不同，烟花纯粹是伴着火药的普及为娱乐众生而来的。之所以会产生烟花早于爆竹的错觉，是因为彼烟花非此烟花。烟花爆竹并称前的烟花实际上只是焰火或花灯，如隋炀帝的铁椎烙破包装火药的外壳进而引爆火药激发，这被操作相当有难度，也很危险，绝非普通百姓可以轻易掌握的专业技能。即便到了北宋末年的东京保卫战中，仍未见使用引火线的火器，所以爆竹尽管在北宋末年已然出现，却无法在民间得到普及。

两宋之交，战事频仍，催生火器进步神速，装备引火线的火器从此登上了战争舞台。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在宋金采石之战中，处于弱势的宋军率先点燃了科技树，使用

更吹落，星如雨”，虽被后人奉为描摹烟花的神来之笔，可按照郑广铭先生所说仍“皆谓灯”，之所以会这样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揭示了原委，是因为正月十五日晚各坊巷“以竹竿出灯毬于半空，远近高低，若飞星然”。

真正的烟花，大约出现在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时期。孝宗人如其谥，对自己名义上的父亲高宗非常孝顺。为了让提前退居二线的高宗高兴，他总是变着法地搞些花活娱亲。每年除夕，他会让人在皇宫大内燃放一种烟火屏风。这种烟花非常精巧，外面钟馗捕鬼之类，内藏药线，一蒸连百余不绝。到了宋理宗时，一种名为“地老鼠”的旋转型烟花更是成为宫廷庆典的常客，也为后世百姓喜闻乐见。

伴随着人们对火药使用的驾轻就熟，比只能响亮的爆竹（仗）精彩绝伦的烟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随着南宋经济的日益发达，临安城内的烟花行业日臻兴盛，专门的烟火艺人也应运而生，如“陈太保、夏岛子”等都成为风光无限的节庆明星。最可喜的是，受制于技术与市场，最初只能在临安城中讨生活的烟火商贾，也开始逐渐向都城之外的州县拓展业务了。

再之后，随着烟火技术的进一步普及，南宋之后，烟花爆竹终于成为春节期间的主打节目，无论是广邑都市，还是山野乡村，人们总是喜欢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在烟花爆竹营造出来的氩氙与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最为快乐的时光。如果没了这些，年味就会淡了许多，乡愁也会淡了许多，不是吗？



春色当前

董勤俊 摄

## 平凡生花

□季鑫鑫

沅江潇潇，风雨桥娉娉，徐徐江风，它从何处来，或将吹向何处，不过这些都不打紧了，我站在江畔，看江风的浪，看鼓楼舞龙，看打糕灼火，意欲归去，与家团聚。

去看看，去闯闯吧，趁年华尚在，趁花蕊绽放，趁灯烛燃燃……我向往支教，于是打包上路，与志同道合之人一起，拥抱正江。芷江之旅，绝非寻常所能述尽，触及心灵深处，愿用尽笔墨，化细水流。

来芷江之前，初及弱冠。这20岁，走过人世匆匆，还是觉得火车触动最多。很多以为网上视频中才会出现的，上个世纪的，都能遇见。在武昌换乘时，三口人，一老人和一对夫妻，老人与妻子背后都背着个装娃娃的筐，小的看起来不过半岁，被筐上的棉被捂得喘不过气，哇哇大哭。三人手里都拎着很多东西。

等车时，母亲放下手中杂物，为婴儿拉开棉被，小儿那澄澈未央的明眸，一晃一晃，转转眼睛，打量一切，很多人也转头瞧瞧那不谙世事的宝贝。年节将至，大家都期盼着早日回家，团聚阖家，一逢佳节归。

准备授课的内容，我也是思索了良久。不过，最先想到了是朗诵课。源于自己的爱好，所以想将这种用声音传达情感，用音律触动心弦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习得，并感悟它的美。其次呢，我想到的是文化常识课，这应该跟自己成长的经历有关，初中时不喜欢语文课，更不喜欢背书。但是上了高中后，就像突然开窍般，喜欢并且自己往内钻研，虽只窥见一隅，但无不被其博大精深折服。正是出于此心，我希望这些年幼尚幼的孩子，可以在我与他们短暂的相处中，爱上文化常识吧。这更像是一

种传承，我把自己从小到大培养出的、喜爱上的技能和事物，早一些传授给他们，让他们就此拥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。最后我又想到了历史课，这源于1998年中国爆发的大洪水，湖南算是当时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，自然诞生了许多英雄。我不希望他们被遗忘，希望身处太平盛世的学生们念及前人的功绩，学习前人的品格，能够早日肩负重任。

孩子是纯真的，芷江是温情的，学生是懵懂的，成长是渐进的。继续走下去，轻嗅路边野草的清香，看他们盖着雪被洋洋洒洒的慵懒样子。随着江风继续往前，我可好似并没有在走，而是看着江水不断向后流逝，可它好像也没有在走，渐渐沥沥的小雨下起，甜的，也好像没有的，就这样继续往前走走吧，去追寻我那一段的路途。

## 烟芜尽处

□孙晶晶

“年”，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寄托之一，返乡过年，是彼此默认，早已融入生活肌理中的“仪式感”。正是因年味年俗的浓墨重彩，才激起我们对新年的期待和憧憬，满心欢喜地踏上春运归家路。

外出求学的年轻人重返熟悉的家乡，家中老人再次感受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家族中几辈人相聚在一起，眼前的景象就像汪曾祺在《冬天》里所写的一般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。在华北一带，过年期间，家家户户赶大集备年货，腌蒜汁，攒丸子，夹藕盒，炸春卷，为过年做准备。大年三十，年味最浓的一隅，是每家每户的厨房，忙碌的身影在雾气里穿梭，满屋氤氲着鸡鱼菜肴的香气，锅碗瓢盆里满满当当当地摆放着年味佳肴。筐箩里摆放着刚包好的饺子，等着大锅里热水沸腾，圆圆个儿地下锅。老家的堂屋前悬挂上族谱，记载着家族世代的根脉，墨字笔触间，凝聚的是每一代人的传承。除夕夜里，伴随着窗外此起彼伏、噼里啪啦的鞭炮爆竹声，伴随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贺词，一家人围聚一桌，推杯换盏谈笑间，共同品味家的味道，共享盼望已久的团聚。原来，年味从未变淡，只不过长大后，我们从年味的享受者变成了制造者。

“过年，像是做了一场盛大的梦……”这场“梦”的每一帧，都已镌刻在记忆深处。但热闹后的冷清，仿佛更加落寞，就像是苍穹中繁华散落后又转瞬

即逝的烟花，在夜幕中留下一片深邃和寂静。

年后的车站，又恢复了从前的熙熙攘攘，身上背着行李的旅客匆匆赶路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同一车厢相遇，交谈甚欢，操着各自家乡熟悉质朴的方言，思绪万千，在行进的旅途中向家里报一声平安，只言片语间，背后融注的是浓浓的思念和牵挂。再瞥一眼这熟悉的远方，免不了离别，小时候他乡叫作远方，长大后故乡却变成了远方。

人群拥挤，一个人也要好好出发。透过疾驶列车的窗子，你会看到春回大地，积雪初融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预兆着新年辞旧日，万物皆可期。

## 江汀札记

□黄雷灵

二十个小时的火车，刚好赶上雪天，在路上就开始发烧，暗担心本来就不长的支教时间会在生病里浑浑噩噩过去，庆幸的是到了芷江就没有再生过病。雪停了，江边客栈屋檐上附着薄薄的一层细雪还没化干净。早点摊老板掀开蒸屉，蒸腾的热气融进冷冽的空气，就这样进入了再普通不过的早晨。

与孩子们真正碰面后，预想中的调皮、闹腾轮番在现实中翻腾上演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支教，大学期间我接触支教活动，迄今已有三次，但这是真正意义上在线下完成的支教。隔着屏幕的互动到底还是冰冷，课堂互动课课后交流都带着不尖锐但钝钝的隔阂。而在现实里，一整天，只要在别的班没课没被教学任务，我几乎都“驻扎”在课没课的高年级。我们在这里的时间不长，起初还担心如此下去难以消受，没

想到不过几天，孩子们居然奇迹般地乖了起来，在每天风风火火维持秩序的“相杀”中我也慢慢对他们有了更深的情感。有一个孩子，每天都来办公室找我，送贴纸、卡片和糖果。事后对妈妈说起此事，她说小时候的我也是这样的。恍恍然，我好像时隔很久又找回小时候纯粹的表达，喜欢谁，就把认知里的好东西分享给谁。

芷江的冬天很冷，晚上在睡袋里蜷缩着挣扎半天才堪堪入睡。学校老师听说后，就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，被暖风和被窝包裹着，让我在异地他乡竟然也有种像被妈妈爱护一样的温暖。留在学校陪着我们的班主任老师，听我们回到当地特产，就让她父亲送来了两大箱橘子。老师放假临走前，担心我们买不到菜，就带我们去她家的菜园，还叫班上的孩子带路，让我们随时去摘。实际

上，当地卖的菜品虽然不丰富，但也足够我们这些厨艺不精的人轮番大吃一顿了。开始总吃不完就带点糊味的鸡蛋，渐渐地，火力不稳的电磁炉也渐渐被我们这些吊吊子大学生驯服了。

当地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辣椒，总让人觉得比福建的辣椒多点风味。我们下过一次馆子，三百块钱交给老板自由发挥，现杀的鸭做火锅，再炒上几个菜，够我们十一个人吃饱了。有一道辣椒肉末实在惊艳，向老板讨了，说精髓是里面的酸辣糊。千里迢迢地带上一大罐酸辣糊回家，想把这种惊爆打包带走，但做了几回味总是差点儿，总还想着回去再尝一次。

相遇的圆满好像与时间的长短无关，世间有白首如新，有倾盖成故。芷江之行，就让我一见倾心，从此多了一种故乡般温暖的记忆。

## 寻找春天

□吉逸

早上听见滚滚的雷声  
这是春天的声音  
我脱掉厚厚的棉袄  
穿上漂亮的春装  
全副春天的装扮  
出门去寻找春天

我看见路边花坛的小树  
抽出嫩嫩的新芽  
河边的花坛  
开满了像瀑布一样的迎春花  
它们高兴地呼喊  
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

我和家人一起去踏青  
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  
好像黄色的海洋  
小蚯蚓调皮地露出小脑袋  
开始像在水里游泳一样地松土  
在风雪中  
沉寂多时的麦苗  
听到春天的消息  
也慢慢的长出来了

春天在这里  
春天在那里  
春天在我们的双眸里  
春天在我们的心窝里

## 观《海屋添筹》

□蔡永胜

蓬菜三老住瀛洲，盘古开天筑海屋。  
羲日东升兆十次，岁星西转亿千周。  
神龟遗蜕卜桑黍，仙鹤鸣唳作寿筹。  
巨浪崩崖震窗下，悠然对弈话诗书。

## 所愿成真

□郑志航

在中国，那根本就是一年的祈盼。都说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，上了大学才恍然间弄懂高中写了成百上千遍的所谓思乡之情。在保定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到杭州和父母、妹妹团聚，可是当一家人在杭州团聚时，我仍然会牵挂着我的根脉，生我养我的那个县城。我的祖辈已被束缚在那方土地上，那里的水田曾经养育过我们祖祖辈辈；我的父辈从那里走出，他们在杭州试图拼出自己的一片天；而我在哪里长大，在那里一路从小学读到高中，从那里的邮递员手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
想念那一片地方，想念我的故土。在返程的车厢里，我一路对着高德地图细数杭州距离我们的小县城的弯弯绕绕，我曾经坐过班车的时光多是与家人在一起，没有手机的我只好不断地询问到了哪里，还有多久到家？然而现在，看着窗外夜色渐明，听着耳机里浑厚的歌曲，高德地图上我的定位确实是离我的家乡越来越近。

大年三十，一觉睡到八九点，我和妹妹不约而同地往外走，想去买烟花。在禁止售卖烟花的浙江十八线小县城的一个乡镇里，我们走遍了一家大超市，十来家代售店，依旧一无所获。我们一路走一路拍，也不知道走在路上的我们想要什么，但我们就像小孩子一般的欢欣鼓舞，仿佛我们的一切需要都被满足了似的。我们走过幼儿园和小学门口的超市，去购买小时候以为是最好吃的食物，然后感叹物价真是便宜；我们走过河流和石桥——那座石头在水流上堆砌而成的过道，在我们儿时就被建成，到如今已伴随我们一路成长。我们常常步行其上，感受水流从岩缝间如瀑布般地倾泻而下。

望向河对岸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高中的自己与当下的我面对面。那个穿着校服，带着学校里特有的单纯和疲惫，又带着周末远离学校的快乐，在石彻的桥梁上蹲下来，拿出书包里刚刚买好的苹果，放在河水里洗净，然后随便找一块石头坐下，又翻出一本书，边啃苹果边背书，风刮在脸上和身上，而我浑然不知。那时候多么想要可以自己求学的环境，那时候的自己会知道了大学就能实现这一夙愿吗？会知道当下的我只需要选自己爱上的课，在课余时间钻研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吗？她应该不知道我实现了那么多愿望，长大后还会有这么多的忧伤吧。

我真的很喜欢散步，喜欢用相机去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，比如过年才有的悠闲。散步多么快乐啊，刷牙数多快乐啊。我的旅途上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。这种温温柔柔的天气在杭州已经不多见了。好在故乡还是我们认识的模样，没有在一年之内改变太多。宽阔河流两边的长堤曾经见证过我跑步的时光，那时候的我为了读书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奇短，每天六点多钟都会与几位同道中人在长堤上碰面，我们常常擦肩而过，彼此相视一笑，但是就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关怀也曾给了我好多力量。我还记得微风将头发吹起的感觉，还记得我跑过河堤、跑过桥梁、跑过马路的岁月，那时汗水几乎浸透衣裳，脸颊则通红滚烫。每次跑完两圈我都查看自己的微信步数，慢慢地往回走，每一秒都在为自己骄傲。

那天夜晚，我和妹妹又来到了河堤，漫天都是烟花。我们用新的手机，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把镜头悄悄对准了河对岸的房屋，还有河水里闪烁的光影。2024，你好！